暮秋山行

□王国梁

“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岑参的《暮秋山行》里有这样的句子，使我心生向往。暮秋时节的山林，应该是最有层次感的时候，其气韵也是磅礴而阔大的。大地深沉厚重的底蕴，酝酿出神秘的山林，而山林又是心灵可以栖息的家园。古人对归隐山林情有独钟，在我看来，逃离俗世归隐山林，如同倦鸟回归，会让心灵得到安宁。

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的脚步已经探触到山林一角了。抬头就是幽深而秀美的山林，再往前走，即将进入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我到山脚的时候，正是暮色低垂之时，这时候人最少。早晨很多人来山林里晨练，白天山里的人也络绎不绝，只有此刻人最少。我喜欢这样的时候独享山林的幽静，人多了太喧嚣，会掩盖山林的本色。

天色向晚，光线迷离，暮秋的山林敞开博大的胸襟迎接我。一脚迈进去，感觉立即被一种慷慨萧壮的氛围所感染，胸膛也跟着阔达起来。举目四望，满眼都是季节深处的色彩。草木的颜色，空前丰富起来。一场秋霜铺天盖地而来，简直就是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盒，单是色彩就变化无穷，绿叶渐少，红叶、黄叶、紫叶，再加上那些开在季节之尾的各色小花，各种色彩高低错落，层次多样，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

按理说繁华缤纷带给人的应该是暖色的情绪，可暮秋的山林给我的感觉完全是冷色的，萧条而冷寂。因为，再多的色彩，也无法掩盖不经意一瞥看到的枯藤，老树，昏鸦。又是夕阳西下时分，怎能不让人断肠？

山林间的草木唱响了季节的离歌，山风卷地而来，能听到风嘹亮的哨音。我不曾有岑参“飒飒如有人”的想象，反而觉得风声更衬托出山林的清幽空寂。一阵风过，便听到树叶“簌簌”落下的声响。地上的落叶已经有了厚厚的一层，有些树木的叶子已然完全落光，只剩干枯的枝丫，倔强地指着天空。

正是鸟儿归巢之时，却见不到多少鸟，难道它们也不忍看暮秋的风景，躲进巢里做关于春暖花开的美梦去了？偶有几只鸟，在枯枝上跳荡，叫声里似乎也透着沧桑，完全不像春天时候婉转中透着欣喜的声音。鸟儿们应该也如人一样，在寒来暑往中感知到生命的悲欢离合。

我踏着厚厚的落叶，走向山林的深处，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悲壮的情怀。悲壮可能用得不准确，但是我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暮秋山林带给我的深沉而辽远的情怀。只觉得心沉了一下，又被完全打开了，胸怀激荡，是哀而不伤，是悲而不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比这种情绪多了一种昂扬之气。

我在半山腰停了下来，俯视岑寂清瘦的山林，仰望暮色笼罩的天空，忍不住吟诵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没有江水，这两句诗显然不合眼前的景色，可是那种“萧萧”和“滚滚”的气势是一样的。暮秋的山林，虽然衰草连天，枯木横陈，但它的气势是磅礴的。暮秋的山林，仿佛一位满身沧桑的老者，惯看秋月春风，参透了生命轮回的奥秘。

暮秋寂寥，暮色苍茫，我在山林中走了一遭，心变得通透起来了。我离开的时候，一身轻松，双脚轻盈地踏上归途，只觉得眼前的路无比畅达……

禁渔新政与渔民旧俗

□周大钧

常言道：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请看！国家颁布通告：自2020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十年禁渔。长江流域各省市沿江地方政府闻风而动，令行禁止，纷纷出台政策，全力推进禁渔禁捕、渔民转产安置、渔船折价拆解、渔网渔具统一集中合理解决等各项工作，扎实开展联动执法，强化护渔管理措施。这是国家痛下决心颁布的保护长江生态流域系统工程、保护长江鱼类基因库的一项新政，更是让长江休养生息、让长江鱼类资源可持续利用、让子孙后代有鱼可捕。

国家为什么要颁布长江禁渔新政，而且一禁就长达10年？让我们看看铜陵史志的几段记载，想必就能见微知著、因小见大。大通地处长江下游南岸，水深港阔，扼青通河河口，清末民初，是800里皖江第一大鱼市。据《铜陵县水产物产额调查表》记载：1922年，铜陵沿江一带有大小渔船371只，固定岸罾、船罾40具，渔户880人；通和两岸，有大小渔行70多家；年产鲥鱼250石（折合市秤3万斤），刀鱼190石（折合市秤2.76万斤），蟹200石（折合市秤2.40万斤），青鱼320石（折合市秤3.84万斤），其他鱼类产量恕不一一列举。如将自产自销、馈赠亲友和漏报的统计在内，定当不止此数。据新修《铜陵县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年均捕获鲥鱼20吨（折合市秤4万斤），70年代初年均捕获鲥鱼50吨（折合市秤10万斤），1977年仅捕获1.62吨（折合市秤3240斤），1985年仅捕获0.15吨（折合市秤300斤），此后禁捕。据新修《铜陵市志》记载：铜陵白鳍豚养护场是国家“八五”重点生态保护工程，位于铜陵市西南20公里的大通镇和悦洲与铁板洲之间的夹江水域，长1600米，宽220米，水质良好，是长江白鳍豚人工饲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养护场建成后，未捕获白鳍豚投放饲养，于1992年开始人工饲养10头大小江豚，2006年升格为国家级淡水豚自然保护区。斗转星移，今非昔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由于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水体受到污染，生态环境每况愈下；加之不良渔民电鱼、毒鱼、炸鱼，大范围酷捞滥捕、竭泽而渔，因而导致渔民在大江、大河、大湖越捕越少，越捕越小，越捕越穷，甚至生活无以为继。更令人痛心的是，比国宝大熊猫还要珍稀的白鳍豚已经绝迹，江豚也岌岌可危；长江三鲜鲥鱼已经绝迹，刀鱼也濒临险境，河豚也只空留“拼死吃河豚”千古一叹了。仿佛就在昨天，我母亲常常念叨：“河里无鱼虾也贵啊！”不料如今长江里鱼也不多了。由此可见，长江十年禁渔禁捕，今日不禁，更待何时?!

毫无疑问，长江水域及通江大湖、大河依法依规十年禁渔禁捕十分必要，也非常及时。但发掘、弘扬渔业文化中的优良捕捞传统，也有益无害，以利10年后“从头再来”。我们不妨从昔日渔民世代相传的旧俗中，祛除糟粕，汲取精华，传承一些老一辈渔民的道德良心和自觉的护渔理念。一是祭拜亲鱼，视亲鱼为“衣食父母”。从前，每年春暖花开，江西鄱阳湖口一带，硕大的四大家鱼母鱼产卵后，一时疲惫至极，半漂半沉，唾手可得；渔民不但不乘机捕捞，反而焚香叩拜，不放鞭炮惊扰。二是爱惜鱼苗，以期渔业资源永续利用。据清乾隆《桐城县志》记载：“鲥鱼，初夏有之，较常镇（笔者按：常州、镇江）差多，价廉甚。七、八月间，江中鱼子复生，梁山矶（羊山矶）、大通河（青通河）等处，举网耀日如银，俗名鲥鱼秧。”此时，渔民见状便挂网憩息数日，待鲥鱼秧顺江而下，游回它们的故乡大海，三年后，成鱼自大海洄游到皖江产卵繁衍后代，故民间有鲥鱼不过小孤山之说。三是网具网眼疏密有度，捕大不捕小。决不酷捕滥捕，更不会竭泽而渔。列举上述数端，足以印证：国家颁布的长江十年禁渔的新政，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德政！

海与山的行吟 组诗

□吕达余

车过胶州湾大桥

一只大鸟浮在海上
欲九万里而南吗？
羽翼掀动万顷波浪

你背负青天的遨游
在庄子的《逍遥游》里
溅湿过我的眼眸

现在，我附着你巨大的翅膀
一颗雄壮的心
开始扶摇直上

远方，白云悠悠
近旁，海鸥飞翔

乳山银滩戏海

搏风击浪，曾是一种壮怀
一种勉励

在银滩，一排排白浪里
红男绿女
却与大海嬉

进与退，沉没与浮起
都是欢乐
都是游戏

登崂山

越登越高了
到达摘星亭
四望，足踏群峦

白色的山岚弥漫
山尖成了一座座小岛
点点浮在海面

噢，崂山
难怪叫海上仙山
世俗的一切
都被云海遮掩

摘星亭上摘星星
你不是仙
也是仙

登蓬莱阁

一层层碧色的海浪吹来
远天，不见徐福的归帆
浪花，徒然在脚下盛开

一个人，拥有的太多了
他想在世界上永远存在
他在这里望呵，等呵
蓬莱仙岛的仙药
至死，他也没有等来

后人还有继续等候的
于是，这个临海的山头
有了候潮的亭阁，候信的望台

最高的原点
——观青岛中国水准原点

中国所有山的海拔高度
以此为起点

人生，人人都是登山者
人们仰望高度
以征服为自己毕生的信念

登上8844米珠峰的人
会看到这里吗？
高处，原从低处起点

原点只是零数
衬托高的伟岸？
视角颠倒过来
原点，不是最高的平面？

今天，我在中国水准原点
低下自己的头颅
就像我曾在很多大山面前
仰起自己的脸

秋山如画　　李海波　摄

菊花正艳螃蟹肥

□鲍安顺

齐白石《菊蟹图》，似乎对菊花更情有独钟，承前人之法，赋予菊花别样品位风格。他承陶渊明菊之精神，摆脱了传统寓意的长寿之俗，将菊花比作脱俗君子，是以自许。在齐白石笔下，那“横行将军”螃蟹，与菊花意象一旦组合，便有了形而上的哲学意味，有了人格化的个性特征：“多足乘潮何处投，草泥乡里合钩留。秋风行出残蒲界，自信无肠一辈羞。”这是齐白石自题蟹之诗，与前述题菊花诗并观，可窥其意趣一斑。

我也看过画家陈衡恪画的《蟹菊图》，他把菊花与螃蟹巧妙地呈现在墨香风韵的画卷上，让我动心而折服。有朋友说，陈衡恪把菊花与螃蟹弄成了红颜知己，那是多么艺术生动的表达呀！无菊令人俗，无蟹辜负腹。李莫森编印过《历代菊蟹诗词曲品读》，书中分“菊篇”和“蟹篇”。可以这样说，持螯赏菊，是一种食俗生活的风雅之趣，也是千百年来传统文人所渴望的风流倜傥之举。

《红楼梦》第三十八回藕香榭的菊花诗会上，黛玉凭一首《咏菊》夺魁，大家欢欣笑了一番后，要了热螃蟹又重新开宴畅饮。宝玉嚷嚷着提笔逞能地作了一首《咏蟹》诗，其中有一句“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从中可以看出憨态可掬的宝玉，脸上似乎充满了幼稚可爱的喜悦之情。黛玉飞笔挥墨写就一首《咏蟹》，其中一句“对斯佳品酬佳节，桂拂清风菊带霜”，把菊花与螃蟹联系在一起，诗意纯美干净，而且有一种脱俗的风骨。宝玉看了大声说好，不料黛玉一把夺去要撕了诗笺，还嚷嚷着不如宝玉作的诗好。这时的宝钗也把诗笺递给大家看，那是她写的一首《咏蟹》，其中有句“酒未涤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诗意里显然充满人间烟火与世俗之气，众人看罢却赞美它是“食蟹绝唱”，达到了“用小题目寓大意思，真正算是大才”。

从宝黛钗三人《咏蟹》的诗作中，让我想到了“菊花诗会情未了，赏桂食蟹讽横行”的生活情趣，也欣赏到三个人截然不同的个性风格。有趣的是宝玉在诗中没有提及菊花，而两姑娘都写到了菊花，而且表现出一种品位和追求。这让我想起了曹雪芹说的一句话，男人是泥做的，而女人是水做的。或者因为男人比女人多了点泥土的浑浊脏乱，却少了一点菊花的香逸淡然。

菊花正艳螃蟹肥，在趣食肥蟹，欣赏菊花之时，我又想宝玉吃蟹、写蟹诗，那么有丑态的可爱，就像我少年时一餐吃了五只蟹，仍然对父亲嚷嚷着还要吃，一点也不闹肚子。可黛玉只吃一点子蟹夹肉就会心口疼了。这不免让我想到，俗不可耐的男儿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而黛玉那般柔美的女子，就像菊花，如同高雅缥缈的艺术，令人神往又让人同情。

铜官山

柿子红了

□林建明

柿子红的时候不在树枝上，也不在秋风中。

中秋未到，我漂移的思绪里便有一个声音在时常缠绕着：“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离开家乡三十年，我每年还是要回去一两次。回去也没什么要事，只是时节一到，那颗扑扑跳的心就像种子忍不住有了萌发的念想，就如同三月的燕子有了回归的欲望。

相遇柿子就在中秋回家的那段日子里。

从上海回家，我居住在江边小城铜陵，市区与一江之隔的郊区老家相比，一个是蔓延起伏的山区，一个是一马平川的圩区。车从铜陵大桥下来，上了江堤，白杨依旧高耸入云，快落尽叶子的树梢让缓缓东流的大江、江南的群山变得清晰，变成了天幕，变成了流动的画卷；而在圩内，被绿色簇拥的房子渐渐现出了红瓦白墙。那些脱光了叶子的柿子树更加醒目，黄色的柿子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扯拽着行人的视线，成了秋天的一道风景。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路过的村庄或多或少都能见到这样的柿子树，它们好像不是果树，就如梓树、楝树上结的果实一样，平常得无人问津。在家待了十多天的我也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平常，他乡日益累积的惆怅早已烟消云散，我匆匆收拾好行装。

其实柿子黄了很久，从浅秋开始渐渐走进中秋，依然是没有光泽的蜡黄，围在叶柄边的那些青色也不肯褪却，像人的胎记。乌鸦的嘴刁，从这个枝头跳上另一个枝头，扔下颤抖的柿子，双眼没有停止扫描，眼里寻不到红色，急得“啥，啥，啥”地大叫。

返回上海那天，我最后一次进程家墩。母亲大袋小罐排了一大溜，又不知道从哪里拎来两马甲袋柿子，每一只都硬邦邦的，如石块。提起试试，沉沉的，估计有二十斤。塞进后备厢那一刻，我一只手小心地提上，另一只手托着袋底，我怕一袋子秋色散落开来，扰乱了我本就游离的双眼。

上大桥前，我仍见到秋阳下家乡沿途点点泛黄的柿子，好像没人摘过。

回到上海，我找来一只大塑料盆，将闷在袋中已两天的柿子拎出，一只只小心地摆放在盆中，刹那间，它们变成一大堆的金黄。我在上面又覆盖了一层薄毯。

几天后掀开毯子，柿子被捂红了，捂软了，也捂甜了。捏一只红彤彤、软绵绵的柿子，撕掉薄薄的皮，嘴伸上去吮吸一口，一股甜蜜的滋味直达心底。吃完，望着手里捏着的残皮剩囊，竟然又想起了村庄，想起了那些散落在房前屋后的柿子树，想起了母亲微弓的身影，我的心有丝缕的惘然。

乡愁难道也是捂出来的么？

大唐遗珍佛光寺

□朱益华

国庆节之后我来到山西五台山，住进台怀镇一家农户开的小旅店。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游览佛光寺。晚上临睡前跟店老板讲好价钱，包他的小车去佛光寺，往返84公里200元。

翌日晨七时，车子开出台怀镇，沿途尽是盘山道。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层峦叠嶂的风景。时值农历九月，在我们南方，正是九九艳阳天的季节，此地却已经寒气逼人。佛教徒把五台山附会为佛经中的“清凉世界”。以我现在的感受可谓名副其实。遥望山顶白雪皑皑，山腰以下却还是层林尽染的秋色。

一小时后，我们的车子穿过一处叫“豆村”的集市向右一拐，石块铺就的道路渐次变窄，缓缓上坡，一堵红色影壁墙从苍郁的古松背后闪出——佛光寺到了！

车子刚停稳，我便拉开车门朝山门奔去。影壁上“佛光寺”三个墨书大字瞬间加速了我的心跳。过山门，进入院子。院中立着一根石柱或称石经幢，非常眼熟。近年有一张广为流传的林徽因工作照，照片中一架木梯斜靠在石柱上，站在梯子上的林徽因在对石柱进行测绘。石柱是唐乾符四年经幢。

此时，寺庙管理人员刚上班，我是今天的第一位游客。他们没料到我看过石经幢便直奔主题，向后院东大殿走去。大殿建在一处山坡开挖出来的平台上。从前院穿过一座拱形门洞，30多级台阶把我送到大殿前。此时，我的心情难以用文字去描述，我终于来到了“佛光寺东大殿”——国内仅存的四座唐代建筑之一。过去，它似一颗蒙上尘埃的珍珠不为世人所知。是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到这里考察时发现了它，时在1937年6月。

我置身殿前，面朝这座建于857年的唐朝建筑原物，举首望去，土红色的大殿角檐凌空伸出4米，好像有股不可遏制的大唐气势拔地而起。角檐由方木斗拱层层卯榫相接，张显出托山之力、稳稳托举着大殿的屋顶。六扇对开的方形大门也是土红色，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在门板背后发现有唐朝人游览佛光寺的题字。大门上方悬匾，墨书“佛光真容禅寺”。

我轻轻跨过1163岁的门槛，走进弥漫着唐代文化气息的殿堂。

大殿面阔七间，高约一米的佛坛占了五间，像一座全景式的大舞台。佛坛上塑有如来佛弥勒佛阿弥陀佛造像，两侧分列文殊，普贤菩萨、天王、侍女等三十余尊造像，主次井然，气势磅礴。如此巍峨霸气的殿宇，如此富态圆润的面相，如此众神齐聚一坛的布局，在宋元明清的寺庙里是绝对看不到的。

我一尊一尊地看过去，想起林徽因和女施主宁公遇塑像合影的照片。走了一个来回没找到那位唐代女士。我向管理员打听，顺着他的手势，在一尊执剑天王的侧后，我看见一尊唐妆妇女塑像。她面相饱满，体形略小于真人。“宁公遇”写在大殿的主梁上，蒙上尘垢，83年前梁思成他们来考察时才被发现的。想想也有意思，女施主起了个男性化的名字，如果没有她的塑像，光凭这三个字，有可能被后人误认为是个男子。

仰望梁柱和斗拱，我努力想象着当年梁思成他们攀柱登梁的情景。想象总是苍白的，还是让先贤引领我们去作一回穿越吧。梁思成在《记五台山佛光寺·引言》里写道：“1937年6月，我同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莫宗江、林徽因、纪玉堂四人，到山西这座名山，探访古刹……佛光寺的正殿魁伟整饬，还是唐大中年间的原物。除了建筑形制的特点历历可证外，梁间还有唐代墨迹题名，可资考证。佛殿的施主是一妇人，她的名字写在梁下，又见于阶前的石幢上，幢是大中十一年（857）建立的……当时我们对这名刹之存亡，对这唐代木建孤例的命运之惴惧忧惶，曾经十分沉重。

大殿门前，大中十一年的石经幢仍旧立在原处。我来到殿外绕殿一周，此时的心情，可借用一位学者的评价来表述：“面对佛光寺，我很感动。正是梁、林二位学者不惧艰辛的学术探索和确凿无疑的考古发现，才使得这座千年宝刹从历史遗忘中被解救出来。否则，在近六七十年多灾多难的历史变迁中，谁能担保它会避免不幸！中华之文物，侥幸逃过千年的，却大多逃不过这近百年。”（冯骥才《游佛光寺》）。

佛光寺是第一批被定为国保级的文物单位。现在，这座走进新时代的大唐遗珍，盛世重光，向世人展示着令人惊叹的中华文化艺术内涵。

履迹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1226 编辑部：5860131（传真） 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13605629133（联系人：钱莉）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订价：全年价100.00元 印刷：铜陵日报印刷厂